

图河岁月

一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忆

陈国钧 著

实的回忆
创作的文学作品
更值得回味

岸上岸下车船越来越稀，稀到几乎见不到影，田地越走越荒，荒到望不见庄。望着两岸荒凉的土地，知青们的心也越来越收紧。那时还不知道，我们追求的“革命理想”是会在这么荒的土地上得到灿烂呈现，还是“改天换地”的热情会在这茫茫的荒凉中慢慢消沉！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河岁月

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忆

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图河岁月：一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忆 / 陈国钧著.

—南京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4

ISBN 978-7-5651-1780-0

I. ①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8595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图河岁月——一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忆 |
| 作 者 | 陈国钧 |
| 责任编辑 | 尹 引 |
| 出版发行 |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（邮编：210097） |
| 电 话 | (025)83598919（总编办） 83598412（营销部） 83598829（邮购部）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njnup.com |
| 电子信箱 | nspzbb@163.com |
| 照 排 |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毫米×960毫米 1/16 |
| 印 张 | 20.75 |
| 字 数 | 261千 |
| 版 次 |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651-1780-0 |
| 定 价 | 36.00元 |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献给经历了上山下乡艰难岁月的知青朋友们！



前言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已过去整整四十六个年头了，但每当提起来总让人不能释怀，甚至依然会感动和落泪。这份难了情，我们的下一代和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不可能理解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。

知青，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，是历史造就的特定称谓。宽泛地说，它既可以包括20世纪50年代支援边疆建设的热血青年，也可以涵盖60年代初立志务农和主动回乡的有志青年，但现在说的或者说主要指的则是“文革”中上山下乡的1966、1967、1968六届初高中毕业生，即“老三届”，当然也可包括后来的“新五届”。

说起知青上山下乡，那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。

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，在共和国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，全国一千七百万中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也好，说出于无奈也罢，从城市走向农村、山区、边疆、草原、林场、海疆，走向四面八方，走到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形成了当时的“知青潮”。那场户口

大迁移改变了当时中国数以千万计年轻人的人生道路，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是他们非自觉地承担了“文革”的后果—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城市已无法容纳这些新生的劳动力。

知青上山下乡，置身于贫困落后的荒蛮之地，而身上又同时承载着矛盾的双重任务。不是早就说“中国的重要问题是教育农民”吗？而知青既要接受该受“教育”的人的再教育，又要在接受再教育中去改天换地，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这一切决定了知青的经历必然是饱经风霜，艰难曲折，又充满艰辛和苦涩。

说起知青上山下乡，它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“文革”后的“拨乱反正”没有提到，《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也未提及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不管是“三讲”、“先进性教育”、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”，还是今天的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”，都未涉及这一难以忘却的话题。似乎共和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事件。难道是不值得一提，还是都淡忘了？不，我想都不是！其中的缘由，我理解是不是岁月的远去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时间距离，还没到能够客观公正评价这一“史无前例”的历史事件的时候。

现在社会上，对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事依然众说纷纭，有的说知青是牺牲了青春的一代人，也有的说知青是经历了磨炼的一代人；有的说上山下乡是作弄了一代人，也有的说是培养了一代人。这都是从个人的经历，或从某种现象某个角度而言的。到底该如何评价，千秋功罪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！

但有一点是不能不说的，知青上山下乡，不管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是什么，始作俑者的动机如何，知青们的追求和理想是纯真的。他

们无限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，为了建设祖国振兴民族，甘愿把热血洒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。他们的许多壮举是感天动地的，是可歌可泣的。知青精神应该成为气吞山河民族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，知青的精神应该得到传扬，知青的精神应该永存！今天我们追忆，不是“向后看”，而是体现对知青精神的追寻。

在经历了艰辛的生活磨难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后，返城的知青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积极拥护者，是“改革开放”最坚定的支持者。在重文凭、讲职称、要技术的社会变革中，他们是最能忍受的社会弱势群体；在下岗、待业、提退、独生子女政策、公费医疗改革中，他们又都是最安分的受伤者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他们理解，社会变革需要一代人，甚至几代人付出代价。“天下者，我们的天下”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委屈，如能换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和崛起，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磨难，那么我们这代人愿意为这个时代作出最后的默默奉献。

这代人的人文情怀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他们在农村长期触摸了社会底层，感知了百姓的冷暖和亲身体验了难以忘怀的艰难生活后，随之油然而生的。

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前无古人，也希望是后无来者的一代人。如此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今后也许不会再有，实在是弥足珍贵！那些包含血和泪，追求与梦想的史料应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知青的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从动乱、衰落，到复生、振兴、崛起的丰富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，是一个国家从沉沦到繁荣的一个缩影。因此知青历史的收集与整理，留待后人去研究，应是这一代人的

历史责任。相信这样的研究一定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治国理政的借鉴。历史曾告诫人们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，一个不善于反思的民族，那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因为，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都根植于对自身历史认识的土壤里，如果说过去的事都失忆了，那这个民族还会拥有未来吗？

我作为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，今生无怨无悔，因为这段岁月给了我磨难，也给了我历练。不仅改变了我对社会问题分析思考的方式，也改变了我感情认知和待人处事的方式，奠定了我今世人生的底蕴。今天我将自己上山下乡的一段亲身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，意不在出版，也不想张扬，初衷只是想留给自己的下一代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“艰辛”，什么叫“折腾”，知道我们这辈人是在怎样的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。让他们懂得珍惜，懂得感恩，懂得什么叫“艰苦奋斗”，懂得什么叫“来之不易”。仅此传承家风，以醒后世。

正如一位老人说的：“我们这代人，有共同的经历，有共同的迷途，有共同的乌托邦，也有共同的觉醒和反思。问题是我们都老了，怎样把这些留给下一代，避免再走弯路，这是我们应尽的最后一点责任。”

我从没有写过文学作品，这段回忆只是用平实的语言，用真情实感来记录那个年代的人和事。它是我亲身的经历，不是编撰的故事，既没有曲折的情节，也没有浪漫的情调，文字也一点不华丽。但我相信真实的回忆比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值得回味，因为它真实。

陈国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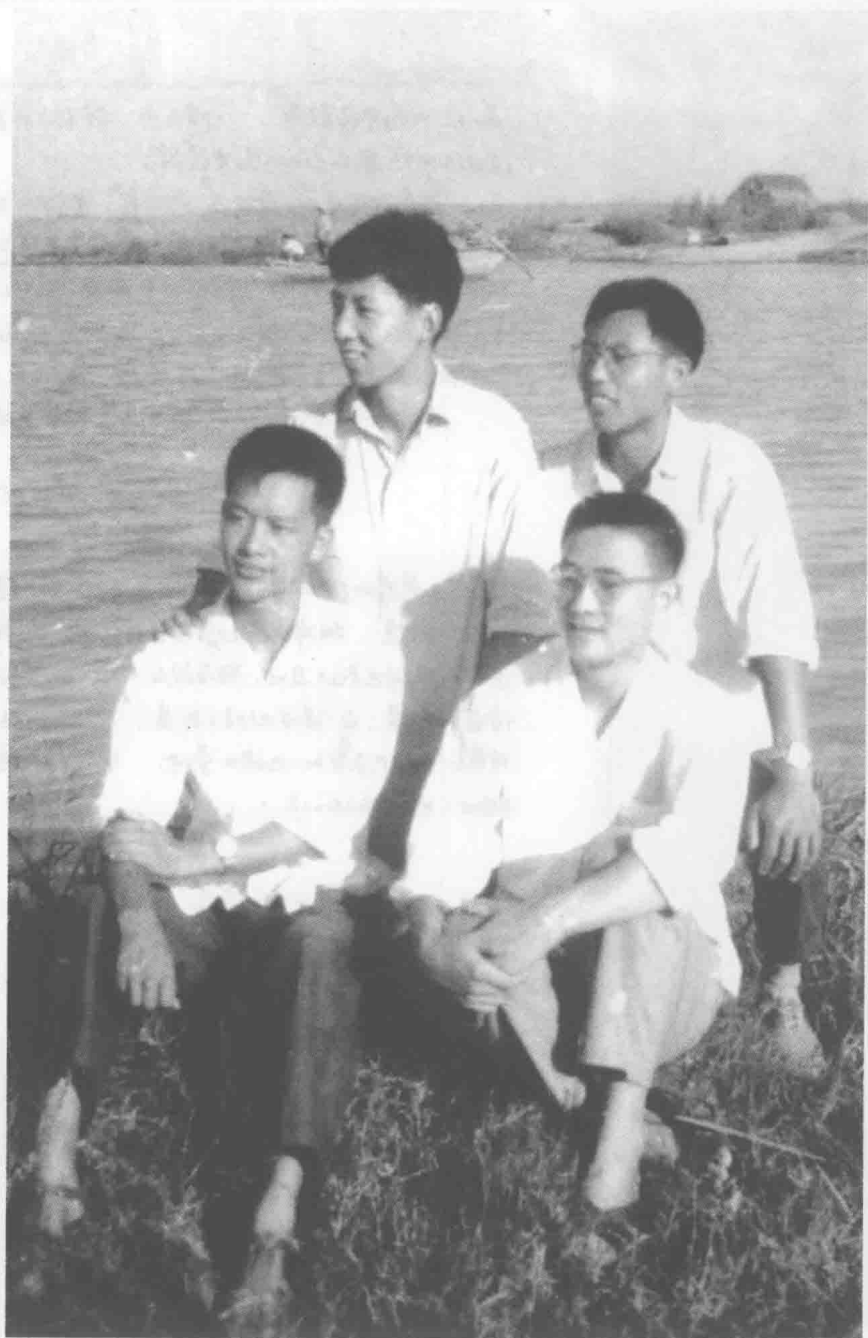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3月1日 于南京

目 录

前言	001
难忘的历程	003
荒蛮的角落	019
不再是“学生”了	035
在天地之间	049
饥饿的煎熬	063
那年的大水	079
生活如浪淘沙	093
去图河入海口	107
在文化“沙漠”中	123
我们一起走过	137
立志改天换地	151

目 录

- 165 | 在岁月中历练
- 179 | 殷红的脚印
- 193 | 圆梦沂河淌
- 209 | 霏雨中的回忆
- 227 | 为何“作茧自缚”
- 247 | 妈妈真的走了
- 263 | 无尽的思念
- 279 | 知青的困惑与忧虑
- 293 | 沉重的“再教育”
- 309 | 无言的上学路
- 324 | 后记



难忘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

难忘的历程

及时发现，确实弄清，正确解决。

样第四课后，我写总结10.和讨论，和评。训100较
多。55是基础少，我写给这里面有问。55.我知其然
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道理。今天学了100种改革第第部
的第一章后，明白55与道理。

某种汽车进过这种消极因素多，积极因素少。越进问
题越多，非没得上四好。后来看友部以真痛苦3教训。以
积极因素为主。和时与，看路为进，大大调动了干部
士的积极性。……，后部又讲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体会
到坚持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，才能积极因素更加
发扬，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。

“领导同志要过好人的活是关，为过好活是关
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。自己的思想纯洁了，也就没有
认真地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不断促进群众革命化，精神
化建设。

这看来好象是可有可无问题，实质是—个立场问题，世界观
的问题。工作方法，思想方法都是世界观决定的。而使
别人的经验与真才实学，为福利来改进世界现。否则
他的经验与真才实学再好，学不进去，学不进去，最后也
改过世界上的他物认真别。

1971. 2. 27日

岸上岸下车船越来越稀，稀到几乎见不到影，田地越走越荒，荒到望不见庄。望着两岸荒凉的土地，知青们的心也越来越收紧。那时还不知道，我们追求的“革命理想”是会在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得到灿烂呈现，还是“改天换地”的热情会在这茫茫的荒凉中慢慢消沉！

“呜！”一声汽笛响起，火轮解开了缆绳，拖着长长的船队准备离开码头。西门桥和古运河两岸的红旗使劲挥舞，锣鼓格外喧天。

悬挂在梧桐树上的广播喇叭，用硕大的音量一遍又一遍播送着天天耳熟的革命歌曲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》、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等。不断重复着毛主席语录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“农村是个广阔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……

随着汽笛的响起，桥上桥下也响起了一片哭喊声，锣鼓声中又夹杂着哨子声和船工的吆喝声。霎时天地间显得特别拥挤，大地喧闹得似乎在颤抖，时光似乎已凝固，让人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那瞬间，我站在船沿上望着两岸沸腾的人群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前事的记忆和往后的想象都淡出了，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袭来。这种感受是因壮行而激动，还是为离城而伤感？是为响应号召而自豪，还是因与亲人分手而悲痛？是为去向地不明而惶恐，还是为未来的命运而担忧？那时真说不清楚。

那天送行的场面很大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。讲究“红的海洋”——红旗招展，人人挥舞红宝书；“歌的海洋”——万人同唱一首

歌，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；“人的海洋”——万人会战工地，挖河、筑坝、修水利。都以“海洋一般”追求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，激奋人们的情绪。

这些氛围的渲染，确实曾感奋和激励过年轻人，让人全身心投入到各项革命活动中去。但如果形式的刺激、感官的刺激收不到实效，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也会迟钝和麻木。

我们这批学生中多数是“响应派”，既不是上山下乡的“激进派”，也不是死皮赖脸赖在城里的“滞留派”。积极一点说，是自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。消极一点说呢，都没有什么背景，也没有其他路可去，只是随大流走而已。

我所在的无锡市第一中学一批比较“激进”的学生，半年前早已自己打着红旗背着铺盖，唱着歌“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，革命时代当尖兵，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，赤胆忠心为人民，”徒步到苏北滨海县的五星、果园、坎南、坎北等人民公社插队去了。途中走了一个星期，一路宣传，一路访贫问苦，以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昭示自己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。

那个年头，谁要想滞留在城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在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”理论和“接受再教育”思想指导下，上山下乡已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，提到了是“真革命”还是“假革命”，是拥护“毛主席革命路线”还是反对“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高度，哪家“三届生”不下乡，那真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学校和父母单位天天派人到你家门上做工作，工作做不下来，居委会就组织人天天到你家里敲锣打鼓，闹得你没法过日子，除非“死猪”不怕开水烫，一般人哪能熬得住呢？

那天，天是阴沉沉的，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还夹着零零星星的

这里就是当年知青上船的西门桥码头原址，粗陋陡峭的石头台阶不见了，现已改造成了漂亮的沿河廊桥。



雪，天地显得特别地阴冷。也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这么个天气，萧瑟的天空与运河两边热烈的氛围很不协调。

从码头到河堤，桥上桥下到处都是送行的人。老天似乎欲留人，小雨夹雪，虽然不大，但一直下得没停。雨雪飘在人们的脸上，此时已全无感觉，因一切心思全处在忙乱中。由于事情来得突然，我们都来不及从容地告别亲人，告别母校，也来不及一一告别家乡，告别朋友，总之一切都是在匆匆忙忙中分手的。

汽笛声中，从未经历过这种场合的我，一手抓着船上捆绑行李的绳索，一手毫无目标地向桥上岸上不断地挥手。此时桥上岸上人头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，有摇旗的、敲锣鼓的，有挥手的、抹眼泪的，都拥挤在一起。同学们根本无法看清，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站在哪里。

运河上数不清的运送知青的驳船已把河道挤得水泄不通，而且头

尾相连一直延伸到体育场桥、文化宫桥，足有好几华里长。此刻，家长们也根本弄不清自己的孩子站在哪条船上，也只是盲目地在哭、在喊！

哭喊声中，很多同学手挥着挥着眼睛就模糊了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因为事先说好不让父母亲来送行，所以眼泪终究没有流下来。

说实话，在那个毛主席的话“句句是真理，一句顶一万句”无须思维的年代，我当时真有些木咕。在“党的驯服工具论”感召下，只知道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，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，那就跟着下去，对未来会怎样，会遇到哪些问题，根本没想那么多。

再说了，自“文革”开始以来，今天造反，批斗当权派，工宣队进校；明天大串联，到处扇风“点火”；后天文攻武卫，到处武斗；再过几天又要大联合，复课闹革命，军宣队又来了。反正三天一阵“风”，五天一阵“雨”，都没个准。运动的经历似乎告诉我们，今天上山下乡，说不定哪天又回来了呢！所以我的感觉就像前几年和同学们一起下乡支援“三夏”大忙差不多，背了铺盖拿了行李就下去了，只是时间长一些呗！根本没想到这次“下乡”会一待那么多年，更没想到此去对我的人生道路会有如此大的影响。

那是公元1969年3月1日下午。

我们这批知青大概是那个年代无锡市一天下乡人数最多的一批，有八千多人。市革委会为此专门调集了十几个船队，近百艘船只。

这一批知青下乡不仅人数多热情高，而且走得爽快，声势也最大。这一切与当时的形势有关。

因为年前各中学就动员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内蒙古插队，前车早已有辙，六六届、六七届都已下乡。我和同班的好朋友华洪兴、安山、黄浩卿三人商量，都觉得在城里待不下去了。再说，作为年轻人